# 五代史記

九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八

雜傳第三十六

盧文進

盧文進字大用范陽人也爲劉守光騎將唐莊宗攻范陽文進以先降拜壽州刺史莊宗以屬其弟存矩存矩爲新州團練使統山後八軍莊宗與劉鄩相拒於莘召存矩會兵擊鄩存矩募山後勁兵數千人課民出馬民以十牛易一馬山後之人皆怨而兵又不樂南行行至祁溝關聚而謀爲亂文進有女幼而美存矩求之爲側室文進

以其大將不敢拒雖與心常歉之也因與亂軍殺存矩反攻新州不克攻武州又不克遂奔于契丹契丹使守平州明宗即位文進自平州率衆數萬歸唐明宗得之喜甚以爲義成軍節度使居歲餘徙鎮威勝加同平章事入爲上將軍出鎮昭義徙安遠晉高祖立與契丹約爲父子文進懼不自安天福元年冬殺其行軍司馬馮知兆副使杜重貴送款於李昪昪遣兵迎之文進居數鎮頗有善政安民愛之其將行也從數騎自至營中別其將士告以避契丹之意將士皆再拜

為設乃南犇昪以文進爲天雄統軍宣潤節度使文進身長七尺狀貌偉然自其犇契丹也數引契丹攻掠幽薊之間虜其人民教契丹以中國織紝工作無不備契丹由此益彊同光中契丹數以奚騎出入塞上攻掠燕趙人無寧歲唐兵屯涿州歲時餽運自瓦橋關至幽州嚴兵斥候常苦鈔奪爲唐患者十餘年皆文進爲之也及其南犇始屈身晦迹務爲恭謹禮接文士謙謙若不足其所談論近代朝廷儀制臺閣故事而已未嘗言兵後以左衛上將軍卒于金陵

## 李金全

李金全其先出於吐谷渾金全少爲唐明宗廝養以驍勇善騎射常從明宗戰伐以功爲刺史天成中爲彰武軍節度使在鎮務爲貪暴罷歸獻馬數十匹居數日又以獻明宗謂曰卿患馬多邪何進獻之數也且卿在涇州治狀如何無乃以馬爲事乎金全慙不能對徙鎮横海久之罷爲右衛上將軍晉高祖時安州屯防指揮使王暉殺節度使周瓌高祖遣金全將騎兵千人以往下詔書招暉曰暉降以爲唐州刺史又以

信罰諭安州不戮一人且戒金全曰無失吾信金全未至襄州安從進意暉必走江南以精兵遮其要路暉聞金全來果南走爲從進兵所殺金全後至得暉餘黨數百人皆送京師暉之亂也大掠城中三日金全利其所掠貲因擒其將武克和等十餘人殺之克和呼曰王暉首亂猶賜之信誓以爲刺史我等何罪反見殺邪若朝廷之命何以示信苟將軍違詔而殺降亦將不免也高祖不能詰即以金全爲安遠軍節度使金全左都押衙明漢榮用事所爲不法高祖患

之不欲因漢榮以累功臣爲選廉吏賈仁沼代之且召漢榮漢榮教金全留邑而不遣金全客龐令圖諫曰仁沼昔事王晏球晏球攻王都於中山都遣善射者登城射晏球中兜牟仁沼從後引弓射善射者一發而斃晏球求其人欲厚賞之仁沼退而不言此天下之忠臣也都敗晏球遣仁沼獻捷于京師凡所賜與甚厚悉以分故人親戚之貧者此天下之廉士也爲人如此豈有爲人謀而不善者乎宜納仁沼而遣漢榮漢榮聞之夜使人殺令圖而酖仁沼仁沼舌壞而死天福

五年夏高祖以馬全節代金全而仁沼一子欲詣京師訴其父寃漢榮夫懼紿金全曰前日天子召漢榮公違詔而不遣仁沼之死其一子將訴于朝今以全節代公是召公對獄也金全信之遂叛送款于李昇高祖發兵三萬授全節討之昇遣其將李承裕入安州金全遂南奔行至汝州引頸北望涕泣而去昇以金全爲天威統軍漢隱帝時李守貞反河中乞兵於昇金全爲昇潤州節度使與查文徽等出沭陽昇之諸將皆銳於攻取金全獨以謂遠不相及不可行乃

止其後亦不復用不知其所終

## 楊思權

楊思權邠州新平人也事梁爲控鶴右第一軍使唐莊宗滅梁以爲夾馬都指揮使明宗時秦王從榮爲河東節度使以馮贇爲副思權爲北京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佑之從榮素驕所爲多不法是時宋王從厚爲河南尹從厚年少謙恭好禮明宗陰遣人從容語從厚之善以諷免之從榮不悅告思權曰天下共賢河南而非我我將廢矣奈何思權曰公有甲士而思權在何患

也乃勸從榮招募死士增利器械以爲備馮贇患之以其事聞明宗召思權還京師以從榮故亦不之責也後爲右羽林都指揮使將兵戍興元潞王從珂反鳳翔與元張虔釗會諸鎮兵討賊諸鎮兵圍鳳翔思權攻城西嚴衛指揮使尹暉攻城東破其兩關城從珂登城呼外兵告以己非反者其語甚哀外兵聞者皆悲之而虔釗督戰甚急軍士反兵逐虔釗思權因呼其衆曰潞王眞吾主也即擁軍士入城降暉聞思權已降亦麾其軍使解甲由是諸鎮之兵皆潰思權

與暉入見從珂思權前曰臣以赤心奉殿下殿下事成願不以防禦團練使慰臣乃出一紙於懷中曰願志臣姓名以爲驗從珂即書曰可邠寧節度使廢帝入立拜思權靜難軍節度使後爲右龍武統軍左衛上將軍天福八年卒于京師贈太傅

## 尹暉

尹暉者魏州大名人也從廢帝入洛陽而晉高祖來朝與暉遇于道暉時猶爲嚴衛指揮使恃先降功不爲高祖屈馬上橫鞭揖之高祖怒白廢帝暉不可與名藩乃以爲慶州節度使晉高

祖入立麗能爲右衛大將軍范延光反以書招暉
暉懼出奔淮南爲人所殺有子勳

王弘贄

王弘贄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唐明宗時爲合階
二州刺史右千牛衛將軍衛州刺史潞王從珂
反於鳳翔擁兵東至陜愍帝懼夜以百餘騎出
奔至衛州東七八里遇晉高祖將朝于京師騶
呵前導者不避愍帝遣左右叱之對曰成德軍
節度使石敬瑭也愍帝即下馬慟哭謂敬瑭曰
潞王反康義誠等皆叛我我無所依長公主教

我逆爾于路高祖曰儒州刺史王弘贄宿將也
且多知時事請就圖之即馳騎前見弘贄曰主上
危迫吾戚屬也何以圖全弘贄曰天子避狄自
古有之然將相大臣從乎曰無也國寳乗輿法
物從乎曰無也弘贄歎曰所謂大木將顛非一
繩所維今萬乗之主以百騎出奔而將相大臣
無一人從者則人心去就可知也雖欲興復其
得乎即從高祖上謁於驛舍高祖且以弘贄語
白愍帝弓箭庫使沙守榮奔弘進前謂高祖曰
主上明宗愛子公愛壻也公於此時不能報國

王弘贄

而反問大臣國寶所在公亦助賊反邪乃抽佩
刀刺高祖高祖親將陳暉扞之守榮與暉戰死
弘進亦自刎高祖因盡殺帝從兵獨留帝于驛
而去弘贄奉帝居于州廨弘贄有子巒爲殿直
廢帝入立遣巒持鴆與弘贄初愍帝在衛州弘
贄令市中酒家獻酒愍帝見之大驚遽殞于地
久而蘇弘贄曰此酒家也願獻酒以慰無憀愍
帝受之由是日獻一觴及巒持酖至因使酒家
獻之愍帝飲而不疑遂崩弘贄後事晉爲鳳翔
行軍司馬以光祿卿致仕卒贈太傅

劉審交

劉審交字求益幽州文安人也少略知書通於吏事爲唐興令補范陽牙校劉守光僭號以審交爲兵部尚書守光敗歸于太原唐莊宗以爲從事其後趙德鈞鎮范陽北面轉運使馬紹宏辟審交判官王晏球討王都以爲轉運供軍使定州平拜遼州刺史復爲北面轉運使改慈州刺史以母老去官母喪哀毀過禮不調累年晉高祖即位楊光遠討范延光於魏州審交復爲供軍使是時晉高祖分戶部度支鹽鐵爲三使

歲餘三司益煩弊乃復合爲一拜審交三司使議者請檢天下民田宜得益租審交曰租有定額而天下比年無閑田民之苦樂不可等也遂止不檢而民賴以不擾遷右衛上將軍陳州防禦使出視民田見民耕器薄陋乃取河北耕器爲範爲民更鑄安從進平從審交襄州又從青州皆有善政罷還契丹犯京師留蕭翰而去翰復以審交爲三司使已而翰召許王從益守京師漢高祖起義太原從益召高行周以拒高祖行周不至從益母王淑妃與羣臣謀迎高祖或

以謂燕兵在京師者猶數千可以城守而待行周淑妃不從議未決審交進曰余燕人也今爲燕守城當爲燕謀然事勢不可爲也太妃語是從益乃罷不設備遣人西迎高祖高祖至罷審交不用隱帝時爲汝州防禦使有能名乾祐三年卒年七十四州人聚哭柩前上疏乞留葬近郊使民得歲時祠祭詔特贈太尉起祠立碑

王周

王周魏州人也少以勇力從軍事唐莊宗明宗爲裨校以力戰有功拜刺史晉天福中從楊光

遠討范延光於魏州又從杜重威討安重榮於
鎭州皆有功歷貝州涇州節度使涇州張彥澤
爲政苛虐民多流亡周乃更爲寛恕問民疾苦
去其苛弊二十餘事民皆復歸歷遷武勝保義
義武成德四鎭皆有善政定州橋壞覆民租車
周曰橋梁不修刺史過也乃償民粟爲治其橋
杜重威降契丹契丹兵過鎭州臨城呼周使出
降周泣曰受晉厚恩不能死戰而以城降何面
目南行見人主與士大夫乎乃劇飲求刀欲自
引決家人止之迫以出降契丹以周爲武勝軍

節度使漢高祖入立從鎮武寧卒于鎮贈中書令

## 高行周 行珪附

高行周字尚質嬀州人也世爲懷戎戍將父思繼思繼兄弟皆以武勇雄於北邊爲幽州節度使李匡威戍將匡威爲其弟匡儔所篡晉王將討其亂謀曰高思繼兄弟在孔領關有兵三千此後患也不如遣人招之思繼爲吾用則事無不成克用遣人招思繼兄弟燕俗重氣義思繼等聞晉兵爲匡威報仇乃欣然從之爲晉兵前鋒匡儔聞思繼兄弟皆叛乃棄城走克用以劉

仁恭守幽州以其兄某為先鋒都指揮使思繼為中軍都指揮使弟某為後軍都指揮使高氏兄弟分掌燕兵克用臨訣謂仁恭曰思繼兄弟勢傾一方為燕患者必高氏也宜善為防克用留晉兵千人為仁恭衛而晉兵多犯法思繼等數誅殺之克用以責仁恭仁恭以高氏為訴由是晉盡誅思繼兄弟仁恭以其兄某之子行珪為牙將而思繼子行周年十餘歲亦收之帳下稍長補以軍職仁恭被囚守光立以行珪為武州刺史其後守光背晉晉兵攻之守光將元行

欽收馬山後聞守光且見圍即率所收馬赴援而麾下兵叛于道推行欽爲幽州留後行欽曰吾所憚者行珪也乃遣人之懷戎得行珪子縶之兵過武州招行珪曰守光可取而代也當從我行不然且殺公子行珪謝曰與君俱劉公將而忽叛之吾嘗爲劉氏也尚何顏吾子耶行欽即以兵圍行珪月餘行珪城中人食盡召其州人告曰吾非不爲父老守也今劉公救兵不至奈何可殺吾以降晉父老皆泣願以死守是時行周適從行珪在武州即夜縋行周馳入晉見莊

宗莊宗因遣明宗救武州比至行欽已解去行珪乃降晉莊宗時歷朔忻嵐三州刺史大同軍節度使明宗入立徙鎮威勝安遠行珪性貪鄙所爲多不法副使范延策爲人剛直數規諫之行珪不聽啣之已而戍兵有謀叛者行珪先覺之因潛徙軍兵于佗所戍兵叛趨庫劫兵無所得乃潰去行珪追而殺之因誣奏延策同反并其子皆見殺天下寃之行珪卒于鎮贈太尉當行珪之降晉也行周隷明宗帳下初爲裨將趙德鈞識之謂明宗曰此子貌厚而小心佗日必

大貴宜善待之梁晉軍河上莊宗遣明宗東襲
鄆州行周將前軍夜遇雨軍中皆欲止不進行
周曰此天賛我也鄆人恃雨不備吾來宜出其
不意即夜馳涉濟入其城鄆人方覺遂取之莊
宗滅梁以功領端州刺史遷絳州明宗時從平
朱守殷克王都遷潁州團練使振武軍節度使
歷鎮彰武昭義晉高祖時爲西京留守徙鎮天
雄安從進叛以行周爲襄州行營都部署討平
之徙鎮歸德出帝時代景延廣爲侍衛親軍都
指揮使是時李彥韜馮玉等用事乃求歸鎮契

丹滅晉留蕭翰守汴翰又棄去召唐故許王從
益入汴而漢高祖起太原從益遣人召行周將
以拒漢行周歎曰衰世難輔況兒戲乎乃不從
漢高祖入京師加行周守中書令從鎮天平軍
封臨淸王周太祖入立封齊王卒贈尚書令追封
秦王有子懷德

白再榮

白再榮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少爲軍卒唐晉之
間爲護聖指揮使契丹犯京師再榮從契丹北
歸至鎮州契丹留麻荅守鎮州而去晉人從者

多留焉居未幾李筠何福進等謀逐麻荅使人召再榮再榮遲疑不欲往軍士迫之乃往共攻之麻荅走諸將以再榮名次最高乃推爲留後再榮出於行伍貪而無謀是時李崧和凝等皆隨契丹留鎮州再榮以兵環其居迫而求物又欲害崧取其貲李穀謂曰公等親被契丹之苦憂死不暇然逐麻荅者乃衆人所爲非獨公力也今纔得生路而遽殺宰相此契丹尚或不爲然它日至京師天子問宰相何在何以對之再榮默然乃止而悉拘甞事麻荅者取其財鎮人

謂之白麻荅漢高祖即位拜冉榮爲留後遷義成軍節度使罷還京師周太祖以兵入京師軍士攻冉榮於第悉取其財已而前啓曰士卒嘗事公隸麾下一旦無禮如此亦復何面見公乎乃斬之攜其首而去家人以帛贖而葬之

## 安叔千

安叔千字胤宗沙陀三部落人也少善騎射事唐莊宗以爲奉安指揮使明宗時與討王都拜秦州刺史從擊契丹爲先鋒都指揮使以功拜昭武軍節度使歷靜難横海安國建雄四鎮叔

千狀貌堂堂而不通文字所爲鄙陋人謂之沒字碑晉出帝時爲左金吾衛上將軍契丹犯京師晉百官迎見耶律德光于赤岡叔千出班夷言德光勞曰是安沒字否汝在邢州已通誠款吾今至此當與汝一喫飯處叔千再拜乃以爲鎮國軍節度使漢高祖入立罷歸京師自以常私附契丹頗懷媿懼以太子太師致仕周太祖兵入京師軍士大掠叔千家貲已盡而軍士意其所藏者無掠不已傷重歸于洛陽卒年七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八

#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九

## 雜傳第三十七

### 翟光鄴

翟光鄴字化基濮州鄄城人也其父景珂倜儻有膽氣梁晉相距于河上景珂率聚邑人守永定驛晉人攻之踰年不能下景珂卒戰死光鄴時年十歲爲晉兵所掠明宗愛其穎悟常以自隨光鄴事唐官至耀州團練使晉高祖時歷棣沂二州刺史西京副留守出帝已破楊光遠以光鄴爲青州防禦使光鄴招輯兵民甚有恩意

契丹滅晉遣光鄴知曹州許王從益入汴以爲樞密使漢高祖入京師改右領軍衛大將軍充街使周太祖入立拜宣徽使樞密副使出知永興軍卒于官光鄴爲人沈默多謀事繼母以孝聞雖貴不營財產常假官舍以居蕭然僅蔽風雨雍睦親族麤衣糲食與均有無光鄴處之晏然日與賓客飲酒聚書爲樂其所臨政務以寛靜休息爲意病亟戒其左右氣絕以尸歸洛無久留以煩軍府既卒州人上書乞留葬立祠不許

馮暉

馮暉魏州人也爲效節軍卒以功遷隊長唐莊宗入魏與梁相距于河上暉以隊長亡入梁軍王彥章以暉驍勇隸之麾下梁亡莊宗赦暉不問從明宗討楊立魏王繼岌平蜀畧遷夔興二州刺史董璋反東川暉從晉高祖討璋軍至劍門劍門兵守不得入暉從佗道出其左擊蜀守兵殆盡會晉高祖班師拜暉澶州刺史天福中范延光反魏州遣暉襲滑州不克遂入于魏爲延光守已而出降拜義成軍節度使徙鎮靈武

馮暉

靈武自唐明宗巳後市馬糴粟招來部族給賜軍士歲用度支錢六千萬自關以西轉輸供給民不堪役而流亡甚衆青岡土橋之閒氐羌剽掠道路商旅行必以兵暉始至則推以恩信部族懷惠止息侵奪然後廣屯田以省轉餉治倉庫亭館千餘區多出俸錢民不加賦管内大治晉高祖下詔書襃美党項拓拔彥超最爲大族諸族嚮背常以彥超爲去就暉之至也彥超來謁遂留之爲起第於城中賜予豐厚務足其意彥超既留而諸部族爭以羊馬爲市易期年有

馬五千匹晉見暉馬多而得夷心反以爲患徙
鎮靜難又從保義歲中召爲侍衛步軍都指揮
使領河陽節度使暉於是始覺晉有患已意是
時隱帝昏亂馮玉李彥韜等用事暉曲意事之
因得復鎮靈武時王令溫鎮靈武失夷落心大爲
邊患暉即請曰今朝廷多事必不能以兵援臣
願得自募兵以爲衛乃募得兵千餘人行至梅
戍蕃夷稍稍來謁暉顧首領一人指其佩劒曰
此板橋王氏劒邪吾聞王氏劒天下利器也俯
而取諸腰間若將翫之因擊殺首領者其從騎

十餘人皆殺之裨將樂元福曰今去靈武尚五六百里奈何暉笑曰此夷落之豪部族之所恃也吾能殺之其餘豈敢動哉已而諸族皆以兵扼道路暉以言譬諭之獨所殺首領一族求戰即與之戰而敗走諸族遂不敢動暉至靈武撫綏邊部凡十餘年恩信大著官至中書令封陳留王廣順三年卒追封衛王子繼業

皇甫暉

皇甫暉魏州人也爲魏軍卒戍瓦橋關歲滿當代歸而留屯貝州是時唐莊宗已失政天下離

心暉爲人驍勇無賴夜博軍中不勝乃與其徒謀爲亂劫其都將楊仁晸曰唐能破梁而得天下者以先得魏而盡有河北兵也魏軍甲不去體馬不解鞍者十餘年今天下已定而天子不念魏軍久戍之勞去家咫尺不得相見今將士思歸不可遏公當與我俱行不幸天子怒吾軍則坐據一州足以起事仁晸曰公等何討之過也今英主在上天下一家精甲銳兵不下數十萬公等各有家屬何故出此不祥之言軍士知不可彊遂斬之推一小校爲主不從又斬之乃携

二首以詣裨將趙在禮在禮從之乃夜焚貝州以入于魏在禮以暉為馬步軍都指揮使暉擁甲士數百騎大掠城中至一民家問其姓曰姓國暉曰吾當破國遂盡殺之又至一家問其姓曰姓萬暉曰殺萬家足矣又盡殺之及明宗入魏遂與在禮合謀莊宗之禍自暉始明宗即位暉自軍卒擢拜陳州刺史終唐世常為刺史晉天福中以衛將軍居京師在禮已秉旄節罷鎮來朝暉往候之曰與公俱起甘陵卒成大事然由我發也公今富貴能卹我乎不然禍起坐中

在禮懼遷出器幣數千與之而飲以酒暉飲自若不謝而去久之爲密州刺史契丹犯闕暉率其州人奔于江南李景以爲歙州刺史奉化軍節度使鎮江州周師征淮景以暉爲北面行營應援使屯清流關爲周師所敗并其都監姚鳳皆被擒世宗召見暉金瘡被體哀之賜以金帶鞍馬後數日卒拜鳳左屯衛上將軍

唐景思

唐景思秦州人也幼善角觝以屠狗爲生後去爲軍卒累遷指揮使唐魏王繼岌伐蜀景思爲

蜀守固鎮繼岌兵至景思以城降拜興州刺史晉高祖時爲貝州行軍司馬出帝時契丹攻陷貝州景思爲趙延壽所得以爲壕砦使契丹滅晉拜景思亳州防禦使漢高祖時爲鄧州行軍司馬後爲沿淮巡檢漢法酷而史弘肇用事喜以告訐殺人景思有奴嘗有所求不如意即馳見弘肇言景思與李景交通而私畜兵甲弘肇遣吏將三十騎往收景思奴謂吏曰景思勇者也得則殺之不然將失之也吏至景思迎前以兩手抱吏呼冤請詣獄自理吏引奴與景思驗景

思曰我家在此請索之有錢十千爲受外賂有甲一屬爲私畜兵吏索之惟一衣筒軍籍糧簿而已吏閱而覔之景思請械送京師以自明景思有僕王知權在京師聞景思被告乃見弘肇願先下獄明景思不反弘肇憐之送知權獄中日勞以酒食景思既械就道頴亳之人隨至京師共明之弘肇乃鞫其奴具伏即奏斬奴而釋景思後從世宗戰高平世宗以所得漢降兵數千爲効順指揮以景思爲指揮使復戍淮上周師伐淮南以功領饒州刺史遷濠州刺史兵攻

濠州以戰傷重卒贈武清軍節度使

王進

王進幽州良鄉人也爲人勇悍走及奔馬少聚徒爲盜鄉里患之符彥超遣人以賂招置麾下彥超鎮安遠軍軍中有變遣進馳奏京師明宗怪其來速嘉其足力以隸宿衛指揮漢高祖爲侍衛親軍指揮使以進爲軍校高祖鎮河東因以之從每有急遣進馳至京師往返不過五六日由是愈親愛之累遷奉國軍都指揮使從周太祖起魏遷虎捷右廂都指揮使歷汝鄭二州

防禦使彰德軍節度使顯德元年秋（一本作初）以疾卒贈太師

嗚呼予述舊史至於王進之事未嘗不廢書而歎曰甚哉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與俱勇夫悍卒各裂土地封侯王何異豺狼之牧斯人也雖其附託遭遇出於一時之幸然猶必皆橫身陣敵非有百夫之勇則必一日之勞至如進者徒以疾足善走而秉旄節何其甚歟豈非名器之用隨世而輕重者歟世治則君子居之而重世亂則小人易得而輕歟抑因緣僥倖未始

不有而尤多於亂世既其極也遂至於是與豈其又有甚於是者歟當此之時爲國長者不過十餘年短者三四年至一二年天下之人視其上易君代國如更戍長無異蓋其輕如此況其下者乎如進等者豈足道哉易否泰消長君子小人常相上下視在上者如進等則其在下者可知矣予書進事所以哀斯人之亂而見當時賢人君子之在下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 常思



常思字克恭太原人也初從唐莊宗爲卒後爲

長劍指揮使歷唐晉爲六軍都虞候漢高祖爲
河東節度使以思爲牢城指揮使高祖入立領
武勝軍節度使徙鎮昭義思起軍卒未嘗有戰
功徒以幸會漢興遂秉旄節在潞州五年以聚
斂爲事而性鄙悋初思微時周太祖方少孤無
依食于思家以思爲叔後思與周太祖俱遭漢以
取富貴周太祖已即位每呼思爲常叔拜其妻
如家人禮廣順二年徙鎮歸德居二年來朝又
徙平盧思因啓曰臣居宋宋民負臣絲息十萬
兩願以券上進太祖領之即焚其券詔宋州悉

斶除之思居青州踰年得疾歸于洛陽卒贈中
書令

孫方諫

孫方諫鄭州清苑人也初定州西北有狼山堡
定人常保以避契丹有尼深意居其中以佛法
誘民民多歸之後尼死堡人言其尸不朽因奉
而事之尼姓孫氏方諫自以為尼族人即繼行
其法堡人推以為主晉出帝時義武軍節度使
惡方諫聚徒山中恐為邊患因表以為遊奕使
方諫因有所求不得乃北通契丹契丹後滅晉

以方諫爲義武軍節度使已而徙方諫於雲中方諫不受命率其徒復入狼山漢高祖起契丹縱火燒定州虜其人民北去方諫聞之自狼山入據之以歸漢高祖嘉之即拜方諫義武軍節度使周太祖時徙鎮鎮國以其弟行友爲定州留後世宗攻太原方諫朝于行在從還京至洛得疾徙鎮匡國卒于洛陽年六十二贈太師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九

五代史記卷之五十

雜傳第三十八

王峻

王峻字秀峯相州安陽人也父豐爲樂營將峻少以善歌事梁節度使張筠唐莊宗已下魏博筠弃相州走歸京師租庸使趙巖過筠家筠命峻歌佐酒巖見而悅之是時巖方用事筠因以峻遺巖梁亡巖族誅峻流落民閒久之事三司使張延朗延朗不甚愛之晉高祖滅唐殺延朗是時漢高祖從晉起兵因悉以延朗貲產賜之

峻因得事漢高祖高祖鎮河東峻爲客將高祖即位拜峻客省使漢遣郭從義討趙思綰以峻監其軍累遷宣徽北院使周太祖鎮天雄軍峻爲監軍漢隱帝已殺大臣史弘肇等又遣人殺周太祖及峻等峻等遂與太祖舉兵犯京師太祖監國以漢太后命拜峻樞密使太祖將兵北出至澶州返軍嚮京師是時太祖已遣馮道迎湘陰公贇于徐州而漢宗室祭王信在許州峻與王殷謀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率兵之宋州前申州刺史馬鐸之許州以伺變崇鐸遂殺

贊信太祖入立拜峻右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劉旻攻晉州峻爲行營都部署得以便宜從事別遣陳思讓康延沼自烏嶺出絳州與峻會峻至陝州留不進太祖遣使者翟守素馳至陝州諭峻欲親征峻屏左右謂守素曰晉州城堅不可近而劉旻兵銳亦未可當臣所以留此者非怯也蓋有待爾且陛下新即位四方藩鎮未有威德以加之豈宜輕舉而兖州慕容彦超反迹已露若陛下出汜水則彦超入京師陛下何以待之守素馳還具道峻

言是時太祖已下詔西幸聞峻語遽自提其耳曰幾敗吾事乃止不行峻軍出自絳州前鋒報過蒙阬峻喜謂其屬曰蒙阬晉絳之險也旻不分兵扼之使吾過此可知其必敗也峻軍去晉州一舍旻聞周兵大至即解去諸將皆欲追之峻猶豫不決明日遣騎兵追旻不及而還從討慕容彥超爲隨駕都部署率衆先登峻與太祖俱起于魏自謂佐命之功以天下爲已任凡所論請事無大小期於必得或小不如志言色輒不遜太祖每優容之峻年長於太祖二歲往往

呼峻爲兄或稱其字峻由是益横鄭仁誨李重進向訓等皆太祖故時偏裨太祖初即位謙抑未欲進用而峻心忌之自破慕容彦超還即求解樞密以探上意太祖慰勞之峻多發書諸鎮求爲保薦居數日諸鎮皆馳騎上峻書太祖大駭峻連章求解因不視事太祖遣近臣召之曰卿若不出吾當自往候卿峻曰車駕若來是致臣有不測也然殊無出意樞密直學士陳同與峻相善太祖即遣同召峻同還奏曰峻意少解然請陛下聲言嚴駕若將幸之則峻必出矣太

祖僶俛從之峻聞太祖且來遂馳入謁峻於樞密院起廳事極其華侈邀太祖臨幸賜予甚厚太祖於内園起一小殿峻輒奏曰宫室已多何用此爲太祖曰樞密院屋不少卿亦何必有作峻慙不能對峻爲樞密使兼宰相又求兼領平盧已受命暫之鎮又請借左藏庫綾萬匹太祖皆勉從之又請用顔衎陳同代李穀范質爲相太祖曰進退宰相豈可倉卒當徐思之峻論請不已語漸不遜日亭午太祖未食峻爭不已是時寒食假太祖曰俟假開當爲卿行峻乃退太

祖遂不能忍明日御便殿召百官皆入即幽峻於別所太祖見馮道泣曰峻凌朕不能忍即貶商州司馬卒于貶所峻已被黜太祖以峻監修國史意其所書不實因召史官取日曆讀之史官以禁中事非外所知懼以漏落得罪峻貶後李穀監修因請命近臣録禁中事付史館乃命樞密直學士就樞密院録送史館自此始

王殷

王殷大名人也少爲軍卒以軍功累遷靈武馬步軍都指揮使唐廢帝時從范延光討張令昭

于魏以功拜祁州刺史晉天福中徙原州刺史殷事母以孝聞欲與人游必先白母母所不可者未嘗敢往及爲刺史政事有小失母責之殷即取杖授婢僕自笞於母前母亡服喪晉高祖詔殷起復以爲憲州刺史殷乞終喪服除出帝以爲奉國右廂都指揮使後從漢高祖討杜重威先登力戰矢中其腦鏃自口出而不死高祖嘉之以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寧江軍節度使契丹犯邊漢遣殷以兵屯澶州隱帝已殺楊邠等詔鎮寧軍節度使李弘義殺殷于澶州又

詔郭崇殺周太祖于魏詔書至澶州弘義恐事
不果反以告殷殷遣人馳至魏告周太祖遂起
兵反太祖入立拜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出爲天
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親軍自
河以北皆受殷節度殷頗務聚斂太祖聞而惡之
遣人謂之曰吾起魏時帑廩儲畜豈少邪汝爲
國家用足矣殷不聽殷與王峻俱從太祖起自
魏後峻得罪殷不自安廣順三年秋九月永壽
節殷求入爲壽太祖許之而懼其疑也復遣使
止之明年太祖有事于南郊是冬殷來朝殷握

兵柄職當警衛出入多以兵從又求兵甲以備非常是時太祖卧疾疑殷有異志乃力疾御滋德殿殷入起居即命執之削奪在身官爵長流登州已而殺之徙其家屬于登州

劉詞

劉詞字好謙大名元城人也少事楊師厚以勇悍知名唐莊宗下魏博與梁戰夾河詞以軍功爲效節軍使遷長劒指揮使坐事左遷汝州十餘年廢帝時詔諸州鎮選驍勇者充禁軍詞得選爲禁軍校從破張從賓楊光遠以功選奉國

第一軍都虞候從馬全節破安州以功遷指揮
使從杜重威破鎮州以先登功拜泌州刺史晉
軍討安從進爲襄州行營都虞候以功遷泌州
團練使徙房州歲餘爲政不苛撓人頗便之詞
居暇日常被甲枕戈而臥謂人曰我以此取富
貴豈可一日輒忘之且人情易習若一墮其筋
力有事何以報國漢高祖時復爲奉國右廂都
指揮使漢軍討李守貞于河中詞以侍衛步軍
都指揮使領寧江軍節度使爲行營都虞候以
功拜鎮國軍節度使周太祖入立加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歷鎭安國河陽三城世宗戰高平樊
愛能等軍敗南走遇詞而止之曰軍敗矣可無
前也詞不聽輒趣兵以進世宗嘉之以爲隨駕
都部署及班師以爲河東行營副都部署從鎭
永興明年卒于鎭年六十五贈侍中謚忠惠

王環

王環鎭州眞定人也以勇力事孟知祥爲御者
及知祥僭號于蜀使典衛兵晉開運之亂秦鳳
階成入于蜀孟昶以環爲鳳州節度使周世宗
即位明年遣王景向訓攻秦鳳州數爲環所敗

大臣皆請罷兵世宗曰吾欲一天下以爲家而聲教不及秦鳳今兵已出無功而返吾有慙焉乃決意攻之周兵粮道頗艱昶遣兵五千出堂倉抵黃花谷以爭粮道景訓先知其來命排陣使張建雄以兵二千當谷口別遣裨將以勁兵千人出其後伏堂倉以待其歸蜀兵前遇建雄戰不勝退走堂倉伏發盡殪之由是蜀兵守諸城堡者皆潰初昶遣其秦州節度使高處儔以兵援環未至聞堂倉兵敗亦潰歸處儔判官趙玭閉城不內處儔遂奔成都玭乃以城降成階

二州相繼亦降獨環堅守百餘日然後克之世宗召見環歎曰三州已降環獨堅守吾數以書招之而環不答至於力屈就擒雖不能死亦忠其所事也用之可勸事君者乃拜環右驍衛將軍是時周師已征淮即以環佐晏章爲攻取賊城水砦副部署初周師南征李景陳兵於淮舟楫甚盛周師無水戰之具世宗患之乃置造船務於京城之西爲戰艦數百艘得景降卒教之水戰明年世宗再征淮使環將水戰卒數千自蔡河以入淮環居軍中未嘗有戰功蜀卒與環

俱擒者世宗不殺悉以從軍後多南奔於景宗世宗待環益不疑已而景將許文縝邊鎬等皆被擒世宗悉以爲將軍與環等列第京師歲時賜與甚厚明年又幸淮南又以環從遇疾卒于泗州

折從阮

折從阮字可久初名從遠避漢高祖名改爲阮雲中人也其父嗣倫爲麟州刺史從阮爲人溫恭長者居父喪以孝聞唐莊宗鎮太原以爲牙將後以爲府州刺史晉出帝與契丹敗盟從阮

以兵攻契丹取其城堡十餘遷本州團練使兼領朔州刺史安北都護振武軍節度使契丹西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漢高祖入立於府州建永安軍以從阮爲節度使明年以其族朝京師從鎮武勝即拜從阮子德扆爲府州團練使周太祖入立從阮歷從宣義保義靜難三鎮顯德二年罷還京師行至洛陽卒贈中書令

五代史記卷之五十

#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一

## 雜傳第三十九

### 朱守殷

朱守殷少事唐莊宗爲奴名曰會兒莊宗讀書會兒常侍左右莊宗即位以其廝養爲長直軍以守殷爲軍使故未嘗經戰陣之用然好言人陰私長短以自結莊宗以爲忠遷蕃漢馬步軍都虞候使守德勝王彥章攻德勝守殷無備遂破南城莊宗罵曰駑才果悞予事明宗請以守殷行軍法莊宗不聽同光二年領鎮武軍節度

使是時莊宗初入洛守殷巡檢校京師恃恩驕恣凌侮勳舊與伶人景進相爲表裏魏王繼岌已殺郭崇韜進誣朱友謙與崇韜謀反莊宗遣守殷圍其第而殺之是時明宗自鎮州來朝居于私第莊宗方惑羣小疑忌大臣遣守殷伺察明宗動靜守殷陰使人告明宗曰位高人臣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公可謂位高而功著矣宜自圖歸藩無與禍會也明宗曰吾洛陽一匹夫爾何能爲也既而明宗卒反于魏莊宗東討守殷將騎軍陣宣仁門外以俟駕郭從謙作亂

犯興教門以入莊宗亟召守殷等軍守殷按軍
不動莊宗獨與諸王宦官百餘人射賊守殷等
終不至方移兵趨北邙山下聞莊宗已崩即馳
入宮中選載嬪御寶貨以歸縱軍士劫掠遣人
趣明宗入洛明宗即位拜守殷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明年遷宣武軍節
度使九月明宗詔幸汴州議者喧然或以為征
吳或以為東諸侯有强彊者將制置之守殷尤
不自安乃殺指揮使馬彥超閉城反明宗行至
京水聞守殷反遣范延光馳兵傅其城汴人開

門納延光守殷自殺其族乃引頸命左右斬之明宗至汴州命轘其尸梟首于市七日傳首洛陽守殷之將反也召都指揮使馬彥超與計事彥超不從守殷殺之明宗憐彥超之死以其子承祚爲洛州長史

董璋

董璋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少與高季興孔循俱爲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梁太祖鎮宣武養讓爲子是爲朱友讓其僮奴以友讓故皆得事梁太祖璋以軍功爲指揮使晉王李繼韜以潞州叛降

梁末帝遣璋攻下澤州即以璋爲刺史梁亡璋事
唐爲邠寧節度使與郭崇韜相善崇韜代蜀以璋
爲行營右廂馬步軍都虞候軍事大小皆與參决
蜀平以爲劒南東川節度使孟知祥鎮西川其後
二人有異志安重誨居中用事議者多言知祥
必不爲唐用而能制知祥者璋也往往稱璋忠
義重誨以爲然頗優寵之以故璋益橫天成四
年明宗祀天南郊詔兩川貢助南郊物五十萬
使李仁矩賫安重誨書往諭璋璋許不肯出祇
出十萬而已又因事欲殺仁矩仁矩涕泣而免

歸言璋必反其後使者至東川璋益倨慢使者還
多言璋欲反狀重誨患之乃稍擇將吏爲兩川
刺史以精兵爲其牙衛分布其諸州又分閬州
置保寧軍以仁矩爲節度使遣姚洪將兵千人
從仁矩戍閬州璋及知祥覺唐疑已且削其地
遂連謀以反璋因爲其子娶知祥女以相結又
遣其將李彥釗扼劍門關爲七砦於關北增置
關號永定凡唐戍兵東歸者皆遮留之獲其逃
者覆以鐵籠火炙之或刲肉釘面割心而啖長
興元年九月知祥攻陷遂州璋攻陷閬州執李

仁矩姚洪皆殺之初璋等反唐獨誅璋家屬知
祥妻子皆在成都其踈屬留京師者皆不誅石
敬瑭討璋等兵久無功而關以西饋運不給遠
近勞敝明宗患之安重誨自往督軍敬瑭不納
重誨遂得罪死敬瑭亦還明宗乃遣西川進奏
官蘇愿東川軍將劉澄西歸諭璋等使改過知
祥遣人告璋欲與俱謝過自歸璋曰唐不殺孟
公家族於西川恩厚矣我子孫何在何謝之有
璋由此疑知祥責已三年四月以兵萬人攻知
祥戰于彌牟璋大敗還走梓州初唐陵州刺史

王暉代還過璋璋邀留之至是暉執璋殺之傳其首於知祥

范延光

范延光字子環相州臨漳人也唐明宗爲節度使置延光麾下而未之奇也明宗破鄆州梁兵方扼楊劉其先鋒將康延孝陰送欵於明宗明宗求可以通延孝欵於莊宗者延光輙自請行乃懐延孝蠟丸書西見莊宗致之且曰今延孝雖有降意而梁兵扼楊劉者甚盛未可圖也不如築壘馬家口以通汶陽莊宗以爲然壘成梁遣王

彥章急攻新壘明宗使延光間行求兵夜至河上爲梁兵所得送京師下延光獄搒掠數百脅以白刃延光終不肯言晉事繫之數月稍爲獄吏所護莊宗入汴獄吏去其桎梏拜而出之莊宗見延光喜拜檢校工部尚書明宗時爲宣徽南院使明宗行幸汴州至滎陽朱守殷反延光曰守殷反迹始見若緩之使得爲計則城堅而難近故乘人之未備者莫若急攻臣請騎兵五百馳至城下以神速駭之乃以騎兵五百自暮疾馳至半夜行二百里戰于城下遲明明宗亦馳至

汴兵望見天子乘輿乃開門而延光先入猶巷戰殺傷甚衆守殷死汴州平明年遷樞密使出爲成德軍節度使安重誨死復召延光與趙延壽並爲樞密使明宗問延光馬數幾何對曰騎軍三萬五千明宗撫髀歎曰吾兵間四十年自太祖在太原時馬數不過七千莊宗取河北與梁家戰河上馬纔萬匹今有馬三萬五千而不能一天下吾老矣馬多奈何延光因曰臣嘗計一馬之費可養步卒五人三萬五千匹馬十五萬兵之食也明宗曰肥戰馬而瘠吾人

此吾所媿也夏州李仁福卒其子彝超自立而
邀旄節明宗遣安從進代之彝超不受代以兵
攻之久不克隰州刺史劉遂凝馳驛入見獻策
言綏銀二州之人皆有内嚮之意請除二刺史
以招降之延光曰王師問罪本在彝超夏州已
破綏銀豈足顧哉若不破夏州雖得綏銀不能
守也遂凝又請自馳入說彝超使出降延光曰
一遂凝萬一失之不足惜所惜者朝廷大體也
是時王淑妃用事遂凝兄弟與淑妃有舊方倚
以蒙恩寵所言無不聽而大臣以妃故多不敢

爭獨延光從容沮止之明宗有疾不能視朝京師之人汹汹異議藏竄山谷或寄匿於軍營有司不能禁或勸延光以嚴法制之延光曰制動當以静宜少待之已而明宗疾少間京師乃定是時秦王握兵驕甚宋王弱而且在外議者多屬意於潞王延光懼禍之及也乃求罷去延壽陰察延光有避禍意亦遽求罷明宗再三留之二人辭益懇至繼之以泣明宗不得已乃皆罷之延光復鎮成德而用朱弘昭馮贇爲樞密使已而秦王舉兵見誅明宗崩潞王反殺愍帝唐

室大亂弘昭贇皆及禍以死末帝復詔延光爲
樞密使拜宣武軍節度使天雄軍亂逐節度使
劉延皓遣延光討平之即以爲天雄軍節度使
延光常夢大蛇自臍入其腹半入而掣去之以
問門下術士張生張生贊曰蛇龍類也入腹内
王者之兆也張生自延光微時言其必貴延光
素神之常置門下言多輙中遂以其言爲然由
是頗畜異志當晉高祖起太原末帝遣延光以
兵二萬屯遼州與趙延壽犄角既而延壽先降
延光獨不降高祖即位延光賀表又頗後諸侯

至又其女爲末帝子重美妃以此遂懐反側高
祖封延光臨清王以慰其心有平山人秘瓊者
爲成德軍節度使董温其衙内指揮使後温其
爲契丹所虜瓊乃悉殺温其家族瘞之一穴而
取其家貲鉅萬計晉高祖入立以瓊爲齊州防
禦使橐其貲裝道出于魏延光隂遣人以書招
之瓊不納延光怒選兵伏境上伺瓊過殺之于夏
津悉取其貲以戍邏者誤殺聞由是高祖疑其
必爲亂乃幸汴州天福二年六月延光遂反遣
其牙將孫銳澶州刺史馮暉以兵二萬距黎陽

掠滑衛髙祖以楊光遠爲招討使引兵自滑州渡胡梁攻之銳輕脫無謀兵行以娼女十餘自隨張蓋操扇酣歌飲食自若軍士苦大熱皆不爲用光遠得諜者詢得其謀誘銳等渡河半濟而擊之兵多溺死銳暉退走入魏閉壁不復出初延光反意未決而得暴疾不能興銳乃陰召暉入城迫延光反延光惶惑遂從之髙祖聞延光用銳等以反笑曰吾雖不武然嘗從明宗取天下攻堅破彊多矣如延光巳非我敵況銳等兒戲邪行取孺子爾乃決意討之延光初無必

反意銳等敗延光遣牙將王知新賚表自歸高祖不見以知新屬武德司延光又附楊光遠表請降不報延光遂堅守晉以箭書一百射城中悉赦魏人募能斬延光者然魏城堅難下攻之逾年不克師老粮匱宗正丞石昂上書極諫請赦延光願以單車入說而降之高祖亦悔悟三年九月使謁者入魏赦延光延光乃降冊封東平郡王天平軍節度使賜鐵券居數月來朝因慙請老以太子太師致仕初高祖赦降延光語使者謂之曰許卿不死矣若降而殺之何以享

國延光謀於副使李式式曰主上敦信明義許之不死則不死矣乃降及致仕居京師歲時宴見高祖待之與羣臣無閒然心不欲使在京師歲餘使宣徽使劉處讓載酒夜過延光謂曰上遣處讓來時適有契丹使至北朝皇帝問晉魏博反臣何在恐晉不能制當鏁以來免爲中國後患延光聞之泣下莫知所爲處讓曰當且之洛陽以避契丹使者延光曰楊光遠留守河南吾之仇也吾有田宅在河陽可以往乎處讓曰可也乃挈其帑歸河陽其行輜重盈路光遠利

其貲果圖之因奏曰延光反覆姦臣若不圖之非北走胡則南走吳越請拘之洛陽高祖猶豫未決光遠兼鎮河陽其子承勳知州事乃遣承勳以兵脅之使自裁延光曰天子賜我鐵券許之不死何得及此乃以壯士驅之上馬行至浮橋推墮水溺死以延光自投水死聞因盡取其貲高祖以適會其意不問爲之輟朝贈太傅水運軍使曹千獲其流尸于繆家灘詔許歸葬相州已葬墓輒崩破其棺槨頭顱皆碎初祕瓊殺董溫其取其貲延光又殺瓊而取之而終以貲

爲光遠所殺而光遠亦不能免也當延光反時有李彥珣者爲河陽行軍司馬張從賓反河陽彥珣附之從賓敗彥珣奔于魏延光以爲步軍都監使之守城招討使楊光遠知彥珣邢州人也其母尚在乃遣人之邢州取其母至城下示彥珣以招之彥珣望見自射殺之及延光出降晋高祖拜彥珣房州刺史大臣言彥珣殺母當誅高祖以謂赦令已行不可失信後以坐贓誅嗚呼甚哉人性之慎於習也故聖人於仁義深矣其爲教也勤而不怠緩而不迫欲民漸習而

自趨之至於久而安以成俗也然民之無知習見善則安於爲善習見惡則安於爲惡五代之亂其來遠矣自唐之衰干戈飢饉父不得育其子子不得養其親其始也骨肉不能相保蓋出于不幸因之禮義日以廢恩愛日以薄其習久而遂以大壞至於父子之間自相賊害五代之際其禍害不可勝道也夫人情莫不共知愛其親莫不共知惡於不孝然彥珣彎弓射其母高祖從而赦之非徒彥珣不自知爲大惡而高祖亦安焉不以爲怪也豈非積習之久而至於是

歟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至其極也使人心不若禽獸可不哀哉若彥珣之惡而恬然不以爲怪則晉出帝之絶其父宜其舉世不知爲非也

## 婁繼英

婁繼英不知何許人也歷梁唐爲絳冀二州刺史北面水陸轉運使耀州團練使晉高祖時爲左監門衛上將軍繼英子婦溫延沼女也自明宗時誅其父韜延沼兄弟廢居于許心常怨望及范延光反繼英有弟爲魏州子城都虞候延光遣人以蠟書招繼英繼英乃遣延沼見延光

延光大喜與之信箭使陰圖許延沼與其弟延濬延袞募不逞之徒千人期以攻許而許州節度使萇從簡以延光之反疑有應者為備甚嚴延沼未及發延光蠟書事泄於京師繼英惶恐不自安乃出奔許髙祖下詔招慰之使復位繼英懼不敢出温氏兄弟謀殺繼英以自歸延沼以其女故不忍張從賓反於洛陽延沼兄弟乃與繼英俱投從賓於汜水繼英知温氏之初欲殺已也反譖延沼兄弟於從賓從賓殺之從賓敗繼英為杜重威所殺

## 安重榮

安重榮小字鐵胡朔州人也祖從義利州刺史父全勝州刺史振武馬步軍都指揮使重榮有力善騎射爲振武巡邊指揮使晉高祖起太原使張穎陰招重榮其母與兄皆以爲不可重榮業已許穎母兄謀共殺穎以止之重榮曰未可吾當爲爲母卜之乃立一箭百步而射之曰石公爲天子則中一發輒中又立一箭而射之曰吾爲節度使則中一發又中其母兄乃許重榮以巡邊千騎叛入太原高祖即位拜重榮成德軍節

度使重榮雖武夫而曉吏事其下不能欺有夫婦訟其子不孝者重榮拔劍授其父使自殺之其父泣曰不忍也其母從傍詬罵奪其劍而逐之問之乃繼母也重榮叱其母出後射殺之重榮起於軍卒暴至富貴而見唐廢帝晉高祖皆自藩侯得国嘗謂人曰天子寧有種耶兵強馬壯者爲之爾雖懷異志而未有以發也是時高祖與契丹約爲父子契丹驕甚高祖奉之愈謹重榮憤然以謂詘中国以尊夷狄困已敝之民而充無厭之欲此晉萬世恥也數以此非誚高祖契

丹使者往來過鎮州重榮箕踞慢罵不爲之禮
或執殺之是時吐渾白氏役屬契丹苦其暴虐
重榮誘之入塞契丹數遣使責髙祖并求使
者髙祖對使者鞠躬俯首受責愈謹多爲好辭
以自解而姑息重榮不能詰乃遣供奉官張澄
以兵二千搜索并鎮忻代山谷中吐渾悉驅出
塞吐渾去而復來重榮卒納之因招集亡命課
民種稗食馬萬疋所爲益驕因怒殺指揮使賈
章誣之以反章女尚幼欲捨之女曰吾家三十
口皆死於兵存者特吾與父尓今父死吾何忍

獨生願就死遂殺之鎮人於是髙賈女之烈而知重榮之必敗也重榮既僭侈以爲金魚袋不足貴刻玉爲魚佩之娶二妻髙祖因之並加封爵天福六年夏契丹使者拽刺過鎮重榮侵辱之拽刺言不遜重榮怒執拽刺以輕騎掠幽州南境之民處之博野上表曰臣昨據熟吐渾白承福赫連功德等領本族三萬餘帳自應州來奔又據生吐渾渾契苾兩突厥三部南北將沙陀安慶九府等各領其族牛羊車帳甲馬七八路來奔具言契丹殘害掠取生口羊馬自今年

二月已後號令諸蕃點閱彊壯辦具軍裝期以上秋南向諸蕃部誠恐上天不祐敗滅家族願先自歸其諸部勝兵衆可十萬又據沿河党項山前後逸越利諸族首領皆遣人送契丹所授告身職牒旗幟來歸欵皆號泣告勞願治兵甲以報怨又據朔州節度副使趙崇殺節度使劉山以城來歸竊以諸蕃不招呼而自至朔州不攻伐而自歸雖繫人情盡由天意又念陷蕃諸將等本自勲勞久居富貴沒身虜塞酷虐不勝企足朝廷思歸可諒苟聞傳檄必盡到戈其表

數千言又爲書以遺朝廷大臣四方藩鎮皆以契丹可取爲言高祖患之爲之幸鄴報重榮曰前世與虜和親皆所以爲天下計今吾以天下臣之尓以一鎮抗之大小不等無自辱焉重榮謂晉無如我何反意乃決重榮雖以契丹爲言反陰遣人與幽州節度使劉晞相結契丹亦利晉多事幸重榮之亂期兩敝之欲因以窺中國故不加怒於重榮重榮將反也其母又以爲不可重榮曰爲母卜之指其堂下幡竿龍口仰射之曰吾有天下則中之一發而中其母乃許饒

陽令劉巖獻水鳥五色重榮曰此鳳也畜之後
潭又使人爲大鐵鞭以獻誑其民曰鞭有神指
人人輒死號鐵鞭郎君出則以爲前驅鎮之城
門抱關鐵胡人無故頭自落鐵胡重榮小字雖
甚惡之然不悟也其冬安從進反襄陽重榮聞
之乃亦舉兵是歲鎮州大旱蝗重榮聚飢民數
萬驅以嚮鄴聲言入覲行至宗城破家堤高祖
遣杜重威逆之兵已交其將趙彥之與重榮有
隙臨陣卷旗以奔晉軍其鎧甲鞍轡皆裝以銀
晉軍不知其來降爭殺而分之重榮聞彥之降

晉大懼退入于輜重中其兵二萬皆潰去是冬
大寒潰兵飢凍及見殺無子遺重榮獨與十餘
騎奔還以牛馬革爲甲驅州人守城以待重威
兵至城下重榮裨將自城西水碾門引官軍以
入殺守城二萬餘人重榮以吐渾數百騎守牙
城重威使人擒之斬首以獻高祖御樓受馘命
漆其首送于契丹改成德軍爲順德鎮州曰恒
州常山曰恒山云

安從進

安從進振武索葛部人也祖父皆事唐爲騎將

從進初從莊宗於兵間為護駕馬軍都指揮使
領貴州刺史明宗時為保義彰武軍節度使未
嘗將兵征伐李彝超自立於夏州從進嘗一以
兵往卒亦無功愍帝即位從領順化為侍衛馬
軍都指揮使潞王反鳳翔從進巡檢京城殺樞
密使馮贇送欵於從珂愍帝出奔從珂將至京
師從進率百官班迎于郊清泰中從鎮山南東
道晉高祖即位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取
天下不順常以此慰藩鎮多務過為姑息而藩
鎮之臣或不自安或心慕高祖所為謂舉可成

事故在位七年而反者六起從進最後反然皆不
免也自范延光反鄴從進已畜異志恃江爲險
招集亡命益置軍兵南方貢輸道出襄陽者多
擅留之邀遮商旅皆黥以充軍與安重榮陰相
結託期爲表裏高祖患之謀從從進使人謂曰
東平王建立來朝願還鄉里已徙上黨朕虛青
州以待卿卿誠樂行朕即降制從進報曰移青
州在漢江南臣即赴任高祖亦優容之其子弘
超爲宮苑副使在京師從進請賜告歸遂不遣王
令謙潘知麟者皆從進牙將也常從從進最久

知其必敗切諫之從進遣子弘超與令謙遊南山酒酣令人推墮崖死天福六年安重榮執殺契丹使者及遣覘高祖為之幸鄴鄭王重貴留守京師宰相和凝曰陛下且北從進必反何以制之高祖曰卿意奈何凝曰臣聞兵法先人者奪人願為空名宣勑十數通授鄭王有急則命將以往從進聞高祖北遂殺知麟以反鄭王以空名勑授李建崇郭金海等討之從進引兵攻鄧州不克進至湖陽遇建崇等大駭以為神速復為野火所燒遂大敗從進以數十騎奔還襄陽

高祖遣高行周圍之踰年粮盡從進自焚死執其子弘受及其將佐四十三人送京師高祖御樓受俘徇于市而斬之降襄陽爲防禦贈令謙忠州刺史知麟順州州刺史

楊光遠

楊光遠字德明其父曰阿噔啜蓋沙陀部人也光遠初名阿檀爲唐莊宗騎將從周德威戰契丹於新州折其一臂遂廢不用父之以爲幽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戍瓦橋關光遠爲人病禿折臂不通文字然有辨智長於吏事明宗時爲嬀

瀛冀易四州刺史以治稱初唐兵破王都於中山得契丹大將荝剌等十餘人已而契丹與中國通和遣使者求荝剌等明宗與大臣議皆欲歸之獨光遠不可曰荝剌皆北狄善戰者彼失之如去手足且居此久熟知中國事歸之豈吾利也明宗曰蕃人重盟誓已與吾好豈相負也光遠曰臣恐後悔不及爾明宗嘉其說卒不遣荝剌等光遠自易州刺史拜振武軍節度使清泰二年徙鎮中山兼北面行營都虞候禦契丹於雲應之間晉高祖起太原末帝以光遠佐張

敬達爲太原四面招討副使爲契丹所敗退守
晉安寨契丹圍之數月人馬食盡殺馬而食馬
盡乃殺敬達出降耶律德光見之歎曰爾輩大
是惡漢兒光遠與諸將初不知其謀已猶爲謙
言以對德光曰不用鹽酪食一萬匹戰馬豈非
惡漢兒邪光遠等大慚伏德光問曰懼否皆曰
甚懼曰何懼曰懼皇帝將入蕃德光曰吾國無
土地官爵以君汝汝等勉事晉高祖以光遠
爲宣武軍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光遠
進見佯爲悒悒之色常如有所恨者高祖疑其

楊光遠

有所不足使人問之對曰臣於富貴無不足也惟不及張生鐵死得其所此常爲愧爾由是高祖以爲忠頗親信之范延光反以爲魏府都招討使久之不能下高祖卒用佗計降延光而光遠自以握重兵在外謂高祖長巳始爲恣橫高祖每優容之爲選其子承祚尚長安公主其次子承信等皆超拜官爵恩寵無比樞密使桑維翰惡之數以爲言光遠自魏來朝屢指維翰擅權難制高祖不得巳罷出維翰於相州亦從光遠西京留守兼鎮河陽奪其兵職光遠始大怨

楊光遠

望隂以寳貨奉契丹訴己爲晉踈斥所養部曲千人撓法犯禁河洛之間甚於寇盜天福五年徙鎮平盧封東平王光遠請其子以行乃拜承祚單州刺史承勲萊州防禦使父子俱東車騎連屬數十里出帝即位拜太師封壽王是時晉馬少括天下馬以佐軍景延廣請取光遠前所借官馬三百匹光遠怒曰此馬先帝賜我安得復取是疑我反也遂謀爲亂而承祚自單州逃歸出帝即以承祚爲淄州刺史遣使者賜以玉帶御馬以慰安之光遠益驕乃反召契丹入寇

陷貝州博州刺史周儒亦叛降契丹是時出帝
與邪律德光相距澶魏之間鄆州觀察判官竇
儀計事軍中謀曰今不以重兵大將守博州渡
使儒得引契丹東過河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
出帝乃遣李守貞皇甫遇以兵萬人沿河而下
儒果引契丹自馬家渡濟河方築壘守貞等急
擊之契丹大敗遂與光遠隔絕德光聞河上兵
大敗與晉決戰戚城亦敗契丹已北出帝復遣
守貞符彥卿東討光遠嬰城固守自夏至冬城
中人相食幾盡光遠北望契丹稽首以呼德光

曰皇帝悮光遠邪其子承勲等勸光遠出降光
遠曰我在代北時甞以紙錢祭天池投之輒沒
人言我當作天子宜且待時毋輕議也承勲知
不可乃殺節度判官丘濤親將杜延壽楊瞻白
延祚等刼光遠幽之遣人奉表待罪承信承祚
皆詣闕自歸而光遠亦上章請死出帝以其二
子爲侍衛將軍賜光遠詔書許以不死羣臣皆
以爲不可乃敕李守貞便宜處置守貞遣客省
副使何延延祚殺之于其家延祚至其第光遠方
閲馬于廐延祚使一都將入謂之曰天使在門

欲歸報天子未有以藉手光遠曰何謂也曰願得大王頭爾光遠罵曰我有何罪昔我以晉安寨降契丹使爾家世世爲天子我亦望以富貴終身而反負心若此遂見殺以病卒聞承勳事晉爲鄭州防禦使德光滅晉使人召承勳至京師責其刦父臠而食之乃以承信爲平盧節度使漢高祖贈光遠尚書令封齊王命中書舍人張正撰光遠碑銘文賜承信使刻石于青州碑石既立天大雷電擊折之阿噔啜初非姓氏其後改名瑊而姓楊氏光遠初名檀清泰二年有

司言明宗廟諱犯偏傍者皆易之乃賜名光遠
云光遠既病禿而妻又跛其足也人爲之語曰
自古豈有禿瘡天子跛脚皇后邪相傳以爲笑
然而召夷狄爲天下首禍卒滅晉氏瘡痍中國
者三十餘年皆光遠爲之也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一

#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二

## 雜傳第四十

### 杜重威

杜重威朔州人也其妻石氏晉高祖之女弟高祖即帝位封石氏爲公主拜重威舒州刺史以典禁兵從侯益攻破張從賓於汜水以功拜潞州節度使范延光反於鄴重威從高祖攻降延光從領忠武加同平章事又從領天平遷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安重榮反重威逆戰于宗城重榮爲偃月陣重威擊之不動重威欲少却以伺

之偏將王重胤曰兩兵方交退者先敗乃分兵爲三重威先以左右隊擊其兩翼戰酣重胤以精兵擊其中軍重榮將趙彦之來奔重榮遂大敗走還鎭州閉壁不敢出重威攻破之以功拜重威成德軍節度使重威出於武卒無行而不知將畧破鎭州悉取府庫之積及重榮之貲皆没之家高祖知而不問及出帝與契丹絶好契丹連歲入寇重威閉城自守屬州城邑多所屠戮胡騎驅其人民千萬過其城下重威登城望之未甞出救開運元年加重威北面行營招討使

明年引兵攻泰州破滿城遂城契丹已去至古
北還兵擊之重威等南走至陽城爲虜所困賴
符彥卿張彥澤等因大風奮擊契丹大潰諸將
欲追之重威爲俚語曰逢賊得命更望複子乎
乃收馬駞歸重威居鎮州重斂其民戶口彫敝
又懼契丹之至乃連表乞還京師未報亟上道
朝廷莫能止即拜重威爲鄴都留守而鎮州所
留私粟十餘萬斛殿中監王欽祚和市軍儲乃
錄以聞給絹數萬匹以償之重威大怒曰吾非
反者安得籍沒邪三年秋契丹高牟翰詐以瀛

州降後以重威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是秋天下大水霖雨六十餘日飢殍盈路居民拆木以供爨剉藁席以秣馬牛重威兵行涅潦中調發供饋遠近愁苦重威至瀛州牟翰已弃城去重威退屯武彊契丹寇鎮定重威西趨中渡橋與虜夾滹沲河而軍偏將宋彥筠王清渡水力戰而重威按軍不動彥筠遂敗清戰死轉運使李谷教重威以三脚木爲橋募敢死士過河擊賊諸將皆以爲然獨重威不許契丹遣騎兵夜並西山擊欒城斷重威軍後是時重威已有異志而糧

道隔絕乃陰遣人詣契丹請降契丹大悦許以
中國與重威爲帝重威信以爲然乃伏甲士召
諸將告以降虜諸將愕然以上將先降乃皆聽
命重威出降表使諸將書名乃令軍士陣于柵
外軍士猶喜躍以爲決戰重威告以糧盡出降
軍士解甲大哭聲震原野契丹賜重威赭袍使
衣以示諸軍拜重威太傅契丹犯京師重威以
晉兵屯陳橋士卒凍餓不勝其苦重威出入道
中市人隨而詬之重威俛首不敢仰顧契丹據
京師率城中錢帛以賞軍將相皆不免重威當

率萬緡乃許於契丹曰臣以晉軍十萬先降乃
獨不免率乎契丹笑而免之遣還鄴都明年契
丹北歸重威與其妻石氏詣虜帳中爲别漢高
祖定京師拜重威太尉歸德軍節度使重威懼
不受命遣高行周攻之不克高祖乃自將攻之
遣給事中陳同以詔書召之重威不聽命而漢
兵數敗圍之百餘日初契丹留燕兵千五百人
在京師高祖自太原入告者言其將反高祖悉
誅於繁臺其亡者奔于鄴燕將張璉先以兵二
千在鄴聞燕兵見殺乃勸重威固守高祖已殺

燕兵悔之數遣人招璉等璉登城呼曰繁臺之誅燕兵何罪既無生理請以死守重威食盡胥麴而食民多逾城出降皆無人色重威乃遣判官王敏及其妻相次請降高祖許之重威素服出見高祖高祖赦重威拜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悉誅璉及重威將吏而錄其私帑以重威歸京師高祖病甚顧大臣曰善防重威高祖崩祕不發喪大臣乃共誅之及其子弘璋弘璨弘璲尸於市市人蹴而詬之吏不能禁支裂蹈踐斯須而盡

李守貞

李守貞河陽人也晉高祖鎮河陽以爲客將其後嘗從高祖高祖即位拜客省使監馬全節軍破李金全於安州以功拜宣徽使出帝即位楊光遠反召契丹入寇守貞領義成軍節度使爲侍衛親軍都虞候從出帝幸澶州麻荅以奇兵入鄆州渡馬家口柵於河東守貞馳往破之契丹兵多溺死獲馬數百匹裨將七十餘人徙領泰寧軍節度使以兵二萬討之光遠降其故吏宋顏悉取光遠寶貨名姬善馬獻之守貞守貞

德之陰置顏麾下是時凡出師破賊必有德音赦其餘類而光遠黨與十餘人皆亡命捕之甚急樞密使桑維翰綏其制書久而不下言事者告顏匿守貞所詔取顏殺之守貞大怒乃與維翰有隙賊平行賞守貞悉以黥卒湊木給之軍中大怒以帛裹之爲人首梟於木間曰守貞首也守貞以功拜同平章事賜以光遠舊第守貞取旁官民舍大治之爲京師之甲出帝臨幸燕錫恩禮出於諸將契丹入寇出帝再幸澶州杜重威爲北面招討使守貞爲都監晉兵素驕而守貞

重威爲將皆無節制行營所至居民豢圉一空至於草木皆盡其始發軍也有賜賚曰掛甲錢及班師又加賞勞曰卸甲錢出入之費常不下三十萬由此晉之公私重困守貞與重威等攻下秦州破滿城殺二千餘人還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領天平軍節度使又領歸德是時出帝遣人以書招趙延壽使歸國延壽詐言思歸願得晉兵爲應而契丹高牟翰亦詐以瀛州降出帝以爲然命杜重威等將兵應之初晉大臣皆言重威不忠有怨望之心不可用乃用守貞是

時重威鎮魏州守貞嘗將兵往來過魏重威待之甚厚多以戈甲金帛奉之出帝嘗謂守貞曰卿常以家財散士卒可謂忠於國者乎守貞謝曰皆重威與臣者因請與重威俱北於是卒以重威爲招討使守貞爲都監屯于武彊契丹寇鎮定守貞等軍於中渡遂與重威降于契丹契丹以守貞爲司徒契丹犯京師拜守貞天平軍節度使漢高祖入京師守貞來朝拜太保河中節度使高祖崩杜重威死守貞懼不自安以謂漢室新造隱帝初立天下易以圖而門下僧摠

倫以方術陰干守貞爲言有非常之相守貞乃決計反而趙思綰先以京兆反遣人以赭黃衣遺守貞守貞大喜以爲天人皆應乃發兵西據潼關招誘草寇所在蠭發漢遣白文珂常思等出軍擊之已而王景崇又以鳳翔反景崇與思綰遣人推守貞爲秦王守貞拜景崇等官爵又遣人間以蠟丸書遺吳蜀契丹使出兵以牽漢文珂等攻景崇思綰等久無功隱帝乃遣樞密使郭威率禁兵將文珂等督攻之諸將皆請先擊思綰景崇威計未知所向行至華州節度使

邑彦珂謂威曰三叛連衡以守貞爲主守貞先
敗則思綰景崇可傳聲而破矣若捨近圖遠使
守貞出兵于後思綰景崇拒戰于前則漢兵殆
矣威以爲然遂先擊守貞是時馮道罷相居河
陽威初出兵過道家問策道曰君知博乎威少
無賴好蒱博以爲道譏之艴然而怒道曰凡博
者錢多則多勝錢少則多敗非其不善博所以
敗者勢也今合諸將之兵以攻一城較其多少
勝敗可知威大悟謀以遲久困之乃與諸將分
爲三栅栅其城三面而闕其南發五縣丁夫築

長城以連三柵守貞出其兵壞長城威輒補其所壞守貞輒出爭之守貞兵常失十三四如此逾年守貞城中兵無幾而食又盡殺人而食威曰可矣乃爲期日督兵四面攻而破之初守貞召揔倫問以濟否揔倫曰王當自有天下然分野方灾俟殺人垂盡則王事濟矣守貞以爲然嘗會將吏大飲守貞指畫虎圖曰吾有天命者中其掌引弓一發中之將吏皆拜賀守貞益以自負城破守貞與妻子自焚漢軍入城於煙燼中斬其首傳送京師梟於南市其餘黨皆磔之

張彥澤

張彥澤其先突厥部人也後徙居陰山又徙大原彥澤爲人驍悍殘忍目睛黄而夜有光顧視如猛獸以善射爲騎將數從莊宗明宗戰伐與晉高祖連姻高祖時已爲護聖右廂都指揮使曹州刺史與討范延光拜鎭國軍節度使歲中徙鎭彰義爲政暴虐常怒其子數笞辱之子逃至齊州州捕送京師高祖以歸彥澤彥澤上章請殺之其掌書記張式不肯爲作章屢諫止之彥澤怒引弓射式式走而免式素爲彥澤所厚多任以

事左右小人皆素嫉之因共讒式且追之曰不速去當及禍式乃出奔彥澤遣指揮使李興以二十騎追之戒曰式不肯來當取其頭以來式至衍州刺史以兵援之邠州節度使李周留式馳騎以聞詔流式商州彥澤遣司馬鄭元昭詣闕論請期必得式且曰彥澤若不得張式患在不測高祖不得已與之彥澤得式剖心決口斷手足而斬之高祖遣王周代彥澤以爲右武衛大將軍周奏彥澤所爲不法者二十六條并述涇人殘斃之狀式父鐸詣闕訴冤諫議大夫鄭

受益曹國珍尚書刑部郎中李濤張麟員外郎
麻濤王禧伏閤上疏論彥澤殺戒之寃皆不省
濤見高祖切諫高祖曰彥澤功臣吾嘗許其不
死濤厲聲曰彥澤罪若可容延光鐵券何在高
祖怒起去濤隨之諫不已高祖不得已召戒弟
守貞子希範等皆拜以官爲蠲涇州民稅免其
雜役一年下詔罪已然彥澤止削階降爵而已
於是國珍等復與御史中丞王易簡率三院御
史詣閤門連疏論之不報出帝時彥澤爲左龍
武軍大將軍遷右武衛上將軍又遷右神武統

軍自契丹與晉戰河北彥澤在兵間數立戰功
拜彰國軍節度使與契丹戰陽城爲契丹所圍
而軍中無水鑿井輒壞又天大風契丹順風揚
塵奮擊甚銳軍中大懼彥澤以問諸將諸將皆
曰今虜乘上風而吾居其下宜待風回乃可戰
彥澤以爲然諸將皆去偏將藥元福獨留謂彥
澤曰今軍中飢渴已甚若待風回吾屬爲虜矣
且逆風而戰敵人謂我必不能所謂出其不意
彥澤即按拒馬力戰契丹奔北二十餘里追至
衛村又大敗之契丹遯去開運三年秋杜重威

爲都招討使李守貞兵馬都監彥澤馬軍都排陣使彥澤往來鎮定之閒敗契丹于泰州斬首二千級重威守貞攻瀛州不克退及武彊聞契丹空國入寇惶惑不知所之而彥澤適至言虜可破之狀乃與重威等西趨鎮州彥澤爲先鋒至中渡橋已爲虜所據彥澤循力戰爭橋燒其半虜小敗却乃夾河而寨十二月丙寅重威守貞叛降契丹彥澤亦降耶律德光犯闕遣彥澤與傅住兒以二千騎先入京師彥澤倍道疾驅至河銜枚夜渡壬申夜五鼓自封丘門斬關而入有

頃宮中火發出帝以劒擁後宮十餘人將赴火

爲小吏薛超所持彥澤自寬仁門傳德光與皇

太后書入乃滅火大内都點檢康福全宿衛寬

仁門登樓覘賊彥澤呼而下之諸門皆啓彥澤

頓兵明德樓前遣傳住兒入傳戎王宣語帝脫

黃袍素服再拜受命使人召彥澤彥澤謝曰臣

無面目見陛下復使召之彥澤笑而不荅明日

遷帝於開封府帝與太后皇后肩輿宮嬪官者

十餘人皆步從彥澤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兵

監守内外不通帝與太后所上德光表章皆先

示彥澤乃敢遣帝取內庫帛數段主者曰此非
帝有也不與又使求酒於李崧崧曰臣家有酒
非敢惜慮陛下憂躁飲之有不測之虞所以不敢
進帝姑烏氏公主私賂守門者得入與帝訣歸
第自經死德光渡河帝欲郊迎彥澤不聽遣白
德光德光報曰天無二日豈有兩天子相見於
道路邪乃止初彥澤至京師李濤謂人曰吾禍
至矣與其逃於溝竇而不免不若往見之濤見
彥澤爲俚語以自投死彥澤笑而厚待之彥澤
自以有功於契丹晝夜酣飲自娛出入騎從常

數百人猶題其旗幟曰赤心爲主迫遷出帝遂
華內庫輸之私第因縱軍士大掠京師軍士邏獲
罪人彥澤醉不能問瞋目視之出三手指軍士
即驅出斷其要領皇子延煦母楚國夫人丁氏
有色彥澤使人求於皇太后太后遲疑未與即劫
取之彥澤與閤門使高勳有隙乘醉入其家殺
數人而去耶律德光至京師聞彥澤劫掠怒鏁
之高勳亦自訴於德光德光以其狀示百官及
都人問彥澤當誅否百官皆請不赦而都人爭
投狀疏其惡乃命高勳監殺之彥澤前所殺士

大夫子孫皆縗絰杖哭隨而詬詈以杖扑之彥

澤俛首無一言行至北市斷腕出鐷然後用刑

動剖其心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其髓臠其

肉而食之

嗚呼晉之事醜矣而惡亦極也其禍亂覆亡之

不暇蓋必然之理爾使重威等雖不叛以降虜

亦未必不亡然開虜之隙自一景延廣而卒成

晉禍者此三人也視重威彥澤之死而晉人所

以甘心者可以知其憤疾怨怒於斯人者非一

日也至於爭已戮之尸臠其肉剔其髓而食之

撦裂衣踣踐斯須而盡何其甚哉此自古未有也然當是時舉晉之兵皆在北面國之存亡繫此三人之勝敗則其任可謂重矣盖天下惡之如彼晉方任之如此而終以不悟豈非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歟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二